

虎口侦察记



HU KOU ZHEN CHA JI

虎口侦察记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虎口侦察记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5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5.375 字数 109,000

1977年6月第1版 1977年6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R10171·754 定价: 0.30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革命历史题材的儿童文学集。选编在集子里的十四篇小说，以我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等各个革命历史时期为背景，塑造了一批同日本鬼子、国民党反动派、土豪劣绅作斗争的小红军、儿童团的形象，热情地歌颂了毛主席光辉的人民战争思想，激励今天的少年儿童学习革命前辈的高尚品质，树立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崇高理想。

这些作品内容丰富多彩，情节生动曲折，生活气息浓郁，对少年儿童有一定的教育意义。

目 录

虎口侦察记·····	贾晓晨 (1)
竹斗笠的秘密·····	黎汝清 (12)
找红军·····	文 然 尤 华 (23)
石柱子的“绝招”·····	林阿绵 高 鑫 (33)
鱼鹰姑娘·····	李学中 (40)
山妹·····	曲 山 (52)
老槐树的秘密·····	王希平 (65)
湖边少年·····	徐汝成 (75)
铁虎·····	矫 健 (86)
火红的战旗·····	苏淮军 石 宏 (96)
观察哨·····	张方文 (113)
小猎人的礼物·····	今 新 (130)
桂桂·····	潘新宁 (141)
铁道旁的枪声·····	牛云祥 (154)

虎口侦察记

贾晓晨

一

故事发生在一九二八年的夏天,当时,在江西井冈山红色苏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交界的地方,有个挺热闹的市镇,叫做黄土墟。这黄土墟三面靠山,一面临水,地势险要,寨墙厚实,是国民党反动军队每次向苏区发动“围剿”的一个重要据点。

这天是农历六月初五,正逢黄土墟赶大墟^①的集日。

寨门口,几根缠满黄锈铁丝网的乌木桩,横七竖八地堵在通乡达镇的大路上,只留着五尺来宽的行人通道。通道两旁,站着两个国民党士兵,左边的是一个高身架的大黑麻子,靠右的是一个尖嘴枣核脸的瘦猴儿,两人操着带刺刀的步枪,正恶狠狠地盘问着前来赶墟的农民、商贩。

眼下,站在刺刀面前的,是一个十三、四岁光景的细伢子^②,身穿山区特有的土青布小褂,脚登麻窝草鞋,挑着一副竹箩,一头装着些香烟、麻糖,一头装着刚刚上市的黄金瓜。

① 赶大墟,即北方的赶大集。

② 即小男孩子。

“那个村的，进墟干什么！”大黑麻子抓起一个甜瓜，啃了一大口，不耐烦地问道。

“青松坳的，赶墟卖瓜，换点盐巴火柴。”伢子忽闪着乌溜的大眼睛，不紧不慢地回答道。

“少罗嗦，搜查！”瘦猴儿把伢子从头发梢搜到草鞋攀子，又从黄金瓜一直搜到麻糖烟卷。瘦猴儿突然发现，甜瓜堆底下，藏有一个黑木匣，上面还用细麻绳牢牢扎了好几道。

“这是什么！”瘦猴儿得意地嘿嘿一笑，“说！你是不是红军派来的小探子！”

“不不！”伢子慌神了，他紧紧抱住那个黑木匣，连声分辩道：“这不是我的，是送人的。”

“送人的？”大黑麻子心里也怀疑了，他一把夺过木匣，用刺刀察察挑断麻绳，打开一看，啊！一条黄里透青的大花蛇伸出头来，火红的舌头“哧哧”直吐，差点舔到大黑麻子的鼻尖，吓得大黑麻子“妈呀”直叫。等着进墟的乡亲们，看到这副光景，都掩住嘴嘿儿嘿儿地笑开了。

两个白匪军见讨了个大没趣，忙抬腿踢了伢子一脚，骂了两声滚蛋，便站到一旁啃黄金瓜去了。伢子把蛇重新捉进木匣，不慌不忙地理了理绳索，挑起担子向墟里走去。

二

两个愚蠢的国民党士兵万万没有想到，他们放进墟的这个伢子，正是红军交通员，名叫火旺，是井冈山红岭乡的儿童团长，别看他才十四岁，心眼儿可机灵啦，他到黄土墟取情报，在敌人眼皮底下进进出出几十趟。

这次，火旺虽然混进了黄土墟，可心里沉甸甸，一点也不轻松。昨天晚上，红军游击大队的曾队长，从井冈山红色苏区带下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，派他到黄土墟东门小南街，找我地下联络员铁匠李大叔取情报，迅速摸清黄土墟新来的国民党军队的枪枝人数。

火旺深深感到自己肩上担子的沉重，他满心窝只有一个念头，马上找到铁匠李大叔，迅速取出情报，让红军叔叔们把敌人打个落花流水，保卫咱们的井冈山红色苏区。

火旺急火火地拐过几条小巷，来到了东门小南街口。他朝左右看了看，没发现可疑现象。火旺一步跨上石磴，轻轻敲了敲大门。哪知门一开，出来的不是铁匠李大叔，而是两个满脸横肉的楞大汉，腰里鼓鼓囊囊的，肯定藏有驳壳枪。再朝门缝里一看，屋里翻得乱七八糟……

火旺一看，心里格登一跳，糟！准是联络点给敌人破坏了！怎么办呢？火旺急中生智忙伸出手，装作低声哀求的样子：“老板，把欠我的香烟钱还给我吧。”

“什么！”两个满脸横肉的家伙正准备张口盘问，没想叫火旺这一句话冲得七窍冒烟，“他妈的，老子会欠你钱？”

火旺见这俩家伙这副熊样子，心里更有数了。“老板，我们一家就靠卖香烟过活，今天早上，我爹生了急病，没钱抓药，叫我到老板这南门小东街口来讨香烟债。老板，行行好，这点钱就还给我吧，没钱抓药，我爹就要咽气了……”火旺故意把“东门小南街”说成“南门小东街”。

“眼睛啦，这儿是东门小南街，不是南门小东街，快滚！”两个家伙气鼓鼓地把大门一关，缩到屋子里去了。

真险那！差一点叫敌人密探抓住。“铁匠李大叔被抓走了，联络线断了，我难道就这样白白回去吗，不行！干革命，就是刀山火海也要闯。可是孤身一人，怎样才能把情报搞到手呢。”火旺一边走一边盘算，想着想着，他突然想起了曾队长再三叮咛的话语：“要勇敢，要机智，要依靠群众！”

火旺一想到群众，心里就象呼啦啦打开了两扇窗，亮堂堂的。他扳着指头，把黄土墟的基本群众数了一遍，决定先找任老爹。他无儿无女，过去和火旺父亲一起给大土豪赖金榜扛过长工，由于累坏了腰，被赖金榜一脚踢出大门，只好流落四乡，在黄土墟给小学校做饭打杂当临时工，眼下敌人都住在小学校里，找到他，说不定还可以摸到点敌人的情况呢。

火旺慢慢地向任老爹家走去，刚一转弯，迎面碰上了任老

爹。任老爹挑着一担清水，正准备出门，他一看见火旺，吃了一惊，二话没说，忙把火旺拉进了家门。

……听任老爹把最近的情况一说，火旺刚刚展开的小眉头又集拢了。原来，这股白匪军和过去来“围剿”的敌人不同，是



夜里偷偷摸摸开进黄土墟小学校的。残暴的敌人一进学校，便把所有的学生、教师统统赶了出去，在门口站上岗。开头几天，敌伙房还让任老爹帮忙烧火打杂，自从铁匠李大叔被捕牺牲后，敌人每天除了让老爹送三趟水外，连大门都不让跨进一步，具体的枪枝人员一点也没法知道。

“老爹，有什么办法能混进学校吗？”火旺咬着下嘴唇，期待地望着老爹。

“你还是个细伢子，怎么能随便进虎口。”老爹连连摇头。

“正因为我是个伢子，白匪军才不会轻易怀疑啊。”火旺咧咧嘴一笑，眨巴着乌黑的眼睛，打起进学校的主意来了。过了半晌，他眼神突然一亮，目光停在那副盛满清水的水桶上，“老爹，办法有了！办法有了！”

只见火旺在老爹耳朵根轻声嘀咕了几句，任老爹顿时眉开眼笑，连连点头：“行！就这么办！”

三

“卖甜瓜咧——，又甜又脆又解渴的黄金瓜——”

正午，黄土墟小学校门口，一个挎着竹篮的伢子，正亮着细嗓门叫卖着黄金瓜。学校门口站岗的白匪军，馋得直流口水，瞪着大眼干咽唾沫。那知卖甜瓜的伢子好象看透了他的心思，特意笑嘻嘻地递过来一个又大又香的黄金瓜：“老总，大热天，吃个瓜解解暑吧！”

那白匪军拿过来便连皮带籽地大嚼起来，他一连吃了三个，最后一口还没咽下去，只见街那边给伙房挑水的民伕，一摇一晃地走过来了。白匪军打着饱呃，懒洋洋地打开了大门。

民伏一个接一个地走了进去，走在最后的是一个瘦弱的老头，腰被一对大水桶压得直不起来，走一步嘴里就呻吟一声，等他刚刚跨进大门，两腿一软，噗通跌倒在地上。

“他妈的，装什么死，快把水挑进去！”白匪军见一担水放在大门口没人挑，气得抡起枪托正要打，哪知被那个卖瓜的伢子拦住了，他跑上前去，把老头扶到门外树荫下歇着，然后把竹篮往胳膊上一挽，自己挑起那担水，走进学校去了。

这一老一小正是执行侦察任务的任老爹和火旺。火旺骗过了敌哨兵，把水挑到了敌伙房，然后挎起竹篮，在小学校里做起买卖来了……

他先在敌人睡觉的课堂周围转了几个圈，把白匪军的住宿安排侦察得一清二楚，然后慢吞吞地来到操场，有意绊了个跟头，把满篮的香烟麻糖黄金瓜滚翻了一地，他弯下腰，装着拾糖摸瓜，仔细地打量起敌人的动静来。

操场上的敌人真不少，一排排，一队队，黄黄的一片。有的在横七竖八地扒着练瞄准，有的在稀里哗啦地练跑步。一列列扛着弹药箱的民伏，弯着腰从操场上走过。胖得象猪一样的匪军官，凶神似的抡着皮带，狠命地打那些刚被抓来的壮丁。整个操场上鬼哭狼嚎，乱得一塌糊涂。

火旺数一个敌兵就往篮子里扔一个麻糖，数一挺机枪就扔一包香烟，没多大功夫，操场上的敌兵数得差不多了。火旺拎起篮子正要走，突然发现，在操场后面的小树丛里，竖着几个乌亮亮的铁筒筒，几十个白匪军正围着忙忙碌碌。

这是什么武器，活象半截毛竹筒，下面还长着三条铁腿，大概这就是曾队长讲过的迫击炮吧，不能走，得连人带炮数数

清楚。

“一、二、……五、六……九、十，”火旺数着数着，不觉数出了声。忽然，一个公鸭嗓子在背后响了起来，“小混蛋，你在数什么？”

“我在数篮子里的甜瓜卖了几个。”火旺一句话还没有说完，只觉背上被狠狠地抽了一鞭子，火辣辣地痛得钻心。

火旺扭头一看，面前站着个又矮又粗的匪军官，穿一双长筒马靴，冬瓜脑袋上扣着顶烧饼帽，红红的蒜头鼻子下，一排大黄牙毗得比鼻尖还高。火旺心里腾地升起一团烈火，眼前这个坏蛋，正是大土豪赖金榜的儿子赖金牙！蒋介石叛变革命时，是他带着白匪军杀害了当农协会长的火旺的父亲，如今，又来侵犯咱苏区，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。火旺牙齿咬得格格响，真恨不得一下子夺过枪来，给爸爸报仇雪恨！可不能呵！不能只顾报仇，把党交给的侦察任务丢在脑后！火旺强按下满胸的怒火，装着害怕的样子呜呜哭了起来，“老总，我是到这儿来卖甜瓜的，赚两个钱好给爸爸治病！”

“治屁个病！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，这是老虎口！”赖金牙挑不出火旺的破绽，索性飞起一皮靴，把火旺手里的篮子踢出老远，香烟、麻糖洒得满地。糟了！篮里都是敌人人员枪枝的数字啊，而且还有不少敌人没算清楚呢。火旺不顾一切地扑上去捡，那知早被赖金牙一顿乱踏，踩得粉粉碎……

“快滚，要是再看到你，老子要你的命！”赖金牙毗着黄牙狂吼了一声，挺着肚子扬长而去了。

火旺紧握着拳头“呸！等着瞧吧，看谁要谁的命，不完成侦察任务，我火旺就不出这老虎口！”

四

日头西斜了，小学校大伙房的粗烟筒里，冒出一股股浓黑浓黑的炊烟，该到烧晚饭的时候了。

伙房的后院里，一个又高又瘦的老伙伙，正抡着斧头，在呼哧呼哧地劈树疙瘩。那块树疙瘩又粗又硬，累得他汗珠子直冒。瘦伙伙火了，他憋足了口气，高高抡起斧头，用力一下，那知斧头一偏，树疙瘩倒了下来，刚好砸在脚丫上，痛得瘦伙伙斧头一丢，抱着脚哎哟哎哟直叫唤。

“哈哈……”一阵清脆的笑声从树上飘下来，传进了瘦伙伙的耳朵。

“谁！”瘦伙伙抬头一看，只见院墙边的柳树叉上坐着个瘦瘦小小细伢子，正咧着嘴在笑他呢。瘦伙伙正要发脾气，哪知那个伢子已经从树上扑通跳下来，抡起斧头，一下一下劈起树疙瘩来了。真看不出，这伢子还是个行家哩！老重的一把斧子，在他手里，轻得就象一根芦柴棍，树疙瘩被他轻轻巧巧，三劈二剁，便变成了一拌拌不粗不细的柴禾。瞧着伢子这副麻俐劲儿，瘦伙伙乐得小眼眯成一条缝，他索性得寸进尺，“伢子，来，帮我烧火，饭熟了，赏你一碗红米饭吃。”

伢子一听，可高兴啦，他抱起柴禾，在灶门口一蹲，一边麻俐地往灶膛里塞柴，一边好奇地和瘦伙伙聊了起来……

瘦伙伙是个盛不住话的碎米嘴巴，一个人闷得慌，乐得有人和他聊天。他把淘好的米往大锅里一倒，也不管对方爱听不爱听，就唾沫四溅地吹起他们这支队伍来了。

瘦伙伙那里知道，面前这个瘦瘦小小的伢子，就是火旺。

为了重新了解到敌人的枪枝人数，火旺又装成上树掏老鸽蛋的淘气鬼，钻到敌人的伙房来了。

从瘦伙伙的嘴里，火旺得知，这支白匪军是蒋介石特地从南昌派来的，从头到脚都是德国装备。他们被红军的游击战打怕了，便从英国军事顾问团那儿学来一套“黑虎掏心”战术，想乘红军没发觉时，一口吃掉我红军指挥机关……

火旺听到这里，心里不由蹦蹦跳了起来，白匪的计划真恶毒啊，如果让敌人的阴谋得逞，那红军就会遭受重大损失。必须弄清楚敌人什么时候突袭苏区！

火旺正想转弯抹角再探听探听，突然，门口响起了一个粗野嗓门：“老伙伙，饭好了没有，老子站了半天岗，肚子饿坏了！”随着声音，迈进来一个高个子白匪军，火旺贴着灶墙缝一看，正是寨门口碰到过的那个黑麻子，只见他掀开锅一看，又是红米饭，熬冬瓜，嘴里便不干不净地骂了起来：“他妈的，你没听当官的说，今天夜里就要出动打红军，怎么还叫老子吃这玩艺！”

“有这玩艺儿吃，就不错啦。我们一来，老百姓就把粮食藏起来，这还是好容易抢来的！”瘦伙伙嘿嘿苦笑了两声，“菜太少了，每个弟兄只能分上一勺，你就将就地吃点吧。”大黑麻子鼻子哼了两声，蹲到院子里狼吞虎咽起来。

原来敌人袭击苏区的日期，就是今天夜里！火旺一听到瘦伙伙和大黑麻子的对话，更焦急了，他真恨不得插上翅膀，一下子飞到曾队长身旁。可是敌人的具体人数还没完全弄清楚，不能急着走。火旺强按着蹦蹦乱跳的心房，帮着洗盆涮碗，两只眼珠直溜溜地盯着瘦伙伙手里的铁勺。只见瘦伙伙

把二十五个破脸盆一字儿排开，在每个脸盆里打上十勺熬冬瓜，然后，掏出个铁皮哨子，吹起吃饭哨来。

看来敌人有二百五十多人，火旺心里一盘算，肚子里有了底。他见任务已经完成得差不多了，便上前跟瘦伙伙讨那碗红米饭。瘦伙伙正忙得不可开交，一听火旺要把饭送回家给妈妈吃，便挥了挥手，让火旺出门去了。

刚巧，眼下正是白匪军吃饭的时候，操场上空无一人。火旺一溜烟跑出学校，横穿过几条街，来到了墟边寨门口。火旺

正准备出寨门，突然听到旁边传来一阵嚓嚓嚓的大皮靴声。火旺扭头一看，糟！真是冤家路窄，又碰上赖金牙了。

找地方躲已经来不及了，火旺索性把头一低，想贴着墙边溜出去，没想到还是叫赖金牙发现了，他狂叫了一声“站住”，拔腿追了上来。这时候，火旺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，一定要甩掉赖金牙，把情报送出去！他仗着地形熟悉，机灵地绕过几条巷子。随手抓了两把泥沙，在一个墙角后边蹲了下来，等赖



金牙刚到跟前，火旺猛地一伸腿，只听“扑通”一声，赖金牙被绊了一跤。他正准备掏手枪，哪知眼睛鼻子又被泥沙糊住了，只一个劲儿的狂叫：“抓住他，抓住他！”

可是，街上根本没有人听他的。只见火旺越跑越快，贴着墙根一转弯，就不见了。等赖金牙满身泥土，气喘嘘嘘地追到街口一看，哪还有什么人影，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。

赖金牙气得牙根痒痒的。这时，忽听见左边街上有人喊：“抓住他，向左边跑了！”赖金牙一听向左边跑了，撒脚就往左追去。忽然又听见右边有人喊：“拦住他，向右边跑了。”赖金牙一听，扭转屁股又往右追。当赖金牙跑得满身臭汗赶上人群时，一看，老百姓们举着锄头木棍追逐的是一只野狗。赖金牙气得七孔冒烟，他挥舞着手枪，拚命地叫喊：“戒严，全镇戒严！一定要把那个小探子抓住！”

可是，愚蠢的赖金牙怎么也想不到，咱们的小侦察员火旺，在任老爹和乡亲们的“声东击西”的妙计掩护下，早就翻出了寨墙，快速地奔回红军游击队去了。

五

根据火旺侦察来的情报，红军主力连夜下山，埋伏在黄土墟边的小路上，经过两个小时的激烈战斗，歼灭了这股白匪军，活捉了赖金牙，保卫了苏区，解放了黄土墟。

为了奖励侦察小英雄火旺，曾队长代表红军指挥部，特地授给火旺一枝乌亮乌亮的小马枪。从此，火旺跟着毛主席转战南北，成为井冈山上一名出色的红军侦察员。

插图 柴祖舜

竹斗笠的秘密

黎 汝 清

一

我姓张，小名叫小杉子。一九二八年，我正十岁。虽说十岁，我已经给大土豪刘炳仁家当了三年的放牛娃了。

这一天，我把牛群赶进牛栏之后，给刘炳仁家烧饭的姜大伯就对我说：“你爸爸叫你回家一趟。”

我的家就和刘炳仁家住在一个墟镇上，只有半里路。我把放牛鞭子一丢就往家里走，一边走一边想，爸爸叫我回去干什么呢？该不是叫我回去烧水吧？为什么想到烧水呢？这一阵子说来也很奇怪，我家不断地来很多亲戚，而且大都是晚上来，爸爸叫我在屋外草棚子里烧水给他们沏茶，一边还给他们扇风。只要有人来，我就连声咳嗽，有一次，刘炳仁家的狗腿子刘二疤，哼着下流的调子蹿到我家门前来，我就连声咳嗽，爸爸他们就立刻打起麻将来。

刘二疤问我为什么见了他就咳嗽，我说是叫烟呛的，他伸着秃脑袋向屋里看了一眼，见爸爸他们“打牌”，他就夹着尾巴走了。他走了以后，爸爸他们就把牌一推，商量起事情来，